

关于生命道教的几点思考*

詹石窗,何欣

(四川大学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生命道教”是以生命认知、生命护养、生命超越为思想内涵的教化理论。它既是一种文化模式,也是一种精神修养模式。“生命道教”之所以成立,存在两大根据:首先是立足于道教本有的“大生命观”。其次,立足于护佑生命平安的精神。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道教思想主张虽然具有不同侧重点,但把天地万物看作彼此联系的生命存在,这却是一贯的。基于这种生命认识,道教的基本目标就是保护生命平安,进而夺天地之造化,升华人类个体的自我生命境界。基于修行目标,生命道教形成了具有深刻内涵的义理体系,即维护生命、保养生命、升华生命境界。这个体系对于当代社会的价值在于:提供了身国共治的理路,彰显了性命双修的法度,强调了养护环境的工夫。

[关键词] 生命道教;文化价值观;平安精神

[中图分类号] B9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8)06—0118—06

DOI:10.16339/j.cnki.hdxbskb.2018.06.018

Reflection on Life Taoism

ZHAN Shi-chuang, HE Xin

(Institute of Taoism and Religious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Life Taoism" is an edification theory covering life cognition, life care and life transcendence. It is both a cultural and a spiritual cultivating pattern. There are two foundations for establishing "Life Taoism". Firstly, "Life Taoism" i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great life". Secondly, "Life Taoism" aims to protect the security of life. Although Taoism focuses on different aspects, the integrated existence of the universe has always been its concern. Based on this life recognition,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Taoism is to protect the safety of life, and to transcend the Cre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s well as to sublimate the individual's life level. For the goal of practice, Life Taoism forms a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profound connotation, which is to maintain life, to cure life and to sublimate life level. As to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 value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lies in providing the rational way for managing one's body and country, the rules of coordinating spiritual and physical life and the efforts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Key words: Life Taoism; cultural values; safety spirit

* [收稿日期] 2018-03-06

[基金项目] 贵州省2017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家单列课题:平安道研究——易学与儒道平安思想及其社会治理价值(17GZGX09)

[作者简介] 詹石窗(1954—),男,福建厦门人,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中华道教,源远流长,她的文化传统渊源于将近八千年前的伏羲氏,肇端于将近五千年前的黄帝轩辕氏,其发展经过了三大形态。如果把黄帝时期的道教称作“原初道教”,那么从老子传授《道德经》给关尹喜的周朝到西汉严遵作《老子指归》,则属于“古典道教”^①历史时期。此后,道教逐步仪式化,神明信仰系统建立起来。到东汉末年,西蜀张道陵建立“正一盟威之道”,东方的张角三兄弟建立太平道,标志着“制度道教”产生。之后,道教各宗派在神仙信仰、科仪法度、组织机构三大层次上都是制度化的,因此都属于制度道教。

近百年中,道教经历了社会大变动,也有过许多磨难,直到1978年国家实施改革开放,道教迎来了恢复、振兴机遇。当今社会,对于道教文化的研究来讲,可谓处于最佳历史时期了。但是,道教文化要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发挥积极的精神滋养作用,还需要思想总结,进行一番现代化的理论诠释。经过一番思考,笔者认为“生命道教”是比较能够反映道教思想文化内涵的一个概念。故而,本文拟围绕这个命题谈谈管见。

一 问题的提出

关于道教文化的发展方向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教协会就一直相当关注。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道教界领袖就根据社会转型的大背景,提出了“爱国爱教”的行动纲领。中国道教协会的历任会长都在各种场合论述了这个问题,体现了道教与当代社会的思想契合。不过,“爱国爱教”并非是道教的专利,在中国境内的其他宗教也都有共同的情怀,共同的思想立场。所以,提炼出一个能够表达道教基本精神的核心概念势在必行。

鉴于佛教界早于20世纪30年代便由太虚大师提出“人间佛教”的主张,中国道教界在本世纪初也不断探讨自身的思想着力点。2000年,《中国道教》杂志第一期发表新年祝辞《祝福你,新千年》。这篇祝辞提出了“生活道教”的概念。作者认为道教的教义思想中包含着许多生活的哲理,对当代人的生活有积极的启迪意义。提倡“生活道教”,就是要将古老道教中的文化精华和当代人的生活紧密结合起

来,将道教的精神、道教的智慧从各个方面贯彻到人们的生活中,一方面给人们提供一种生存的智慧,引导人们妥善处理好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从而获得圆满的人生;另一方面也使古老道教在立足于生活、裨益于生活、圆融于生活的过程中,不离生活又升华生活,从而使自身得到更新和发展。为了进一步推进这一问题的探讨,中国道教协会道教文化研究所发动道教界与学术界召开了一次学术研讨会,收到了几十篇论文。当时,笔者也写了一篇名为《论生活道教》的文章。这次会议的论文汇集成《道教与人生》一书,于2002年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生活道教”这个主张虽然没有得到整个道教界的普遍认同,但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从那时开始,笔者就一直在思考以什么概念来表达道教精神最为简明和贴切这个问题。在写《道教文化十五讲》的时候,笔者在第一讲里用了两个小标题来表达道教文化的内涵:一是具有强烈生命意识,这是道教文化的鲜明特色;二是自觉地运用象征符号来传递生命意识,这是道教文化的基本形式特征。为了表达这种理念,笔者在书稿行文中写道:“不论是‘延年益寿’还是‘羽化登仙’,都体现了道门中人对生命的关注。”又说:“道教生命意识并非只是反映在神仙故事之中;如果我们扩展视野,那就会看到,凡是有道教组织活动留下痕迹的地方几乎都可以感受到生命意识的强烈辐射力。这种辐射力的作用不是以直接穿透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是通过象征符号来传递的。”这段话是笔者对道教文化进行了较长时间研究之后的切实感受,写在《道教文化十五讲》的第一讲中,旨在凸显其重要性。

2008年,中国道教协会道教文化研究所在南昌召开了“道教与经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笔者把《道教文化十五讲》所提出的道教生命意识认知与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教授交流,他脱口而出:如果用“生命道教”来概括道教的核心精神应该更具特色,也符合道教的历史文化传统^②。牟钟鉴先生真是善于画龙点睛,他一说笔者霎时如打开了天窗,心里亮堂起来。回到厦门,笔者指导学生谢清果以《生命道教指要》为题,完成了一本专著。笔者把这本书编入了“石竹山道院文丛”中,并为之专门

^① 笔者所谓“古典道教”就是把通常大部分学者认定的“道家”看作道教理论的奠基者。笔者这样说并非否定学者们关于道家的论述,而只是从一个不同角度来重新审视先秦道家理论内涵与社会作用。实际上,西汉以前的文化知识都还笼罩在上古宗教背景下,因此古人所称“儒家”“阴阳家”“墨家”等都具有一定的宗教内涵,“道家”这个概念当然也不例外。

^② 实际上,在“古典道教”时期,已对“生命”有着深刻的理解,参阅张丽娟:《先秦道家的“生命道学”管窥》,载《老子学刊》第二辑,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第132-142页。

写了序言。在序言的开头指出:

道教作为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大背景下,其所蕴藏着的文化精神日渐为世人所了解、理解以至认同。道教那“君臣民同心”的太平世和谐社会追求、“天人不相胜”的人与自然和谐旨趣、“见素抱朴”的人生修养情怀、“我命在我不在天”的生命自主意识、“道在养生”的人生价值取向等方面的思想都能为消除道德危机、生态危机、社会矛盾等提供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源。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道教作为一种文化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正如“文化中国”的理念有助于弘扬中国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一样,“生命道教”的新观念必将也是发挥道教文化养生护生、尊道贵德、济世利人的优秀传统,进一步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从而彰显道教文化所蕴藏着的普世关照、生命关怀、民众立场的时代精神。

这是笔者揣摩已久的一个表述,它是对以往“神仙道教”与“生活道教”进行统合之后的结果。根据这个认知,谢清果以九章的篇幅予以论证,形成了“生命道教”的初步理论系统。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生命道教”这个概念并没有推开,更没有广泛传播,其建立的内在根据是什么?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发生作用的方式和途径是什么?诸如此类问题,都还需要深入探讨。

二 生命道教的立论依据

如果要按照形式逻辑给“生命道教”下个定义,我们可以说:所谓“生命道教”就是以生命认知、生命护养、生命超越为思想内涵的教化理论。它既是一种文化信念,也是一种精神修养模式。在这里,“生命”是对“道教”本质特征的揭示,而非在道教之外再立一个新的宗教。“生命道教”之所以成立,是基于如下根据:

首先,立足于道教本有的“大生命观”。

“大生命”是与“小生命”相对而言的。如果说人类个体是“小生命”,那么运载“小生命”的地球乃至整个星际环境的整体构成就是“大生命”。

在传统道教看来,不仅人类个体是生命,飞禽走兽是生命,树木花草是生命,而且大地山川也是生命。这种观念,在将近五千年前以黄帝为代表的原初道教时期便有了萌芽。考《史记·五帝本纪》有云: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

川封禅与为多焉”。什么是“封禅”?简单讲,就是古代帝王在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时举行的大型祭祀典礼。有学者认为,“封”是祭天,“禅”是祭地;但从《史记·五帝本纪》这段话来看,作者把“鬼神山川”连在一起,表明封禅对象并非仅仅是天地,而是包括山川等比较广的范围。从某种角度看,黄帝祭祀山川,实际上就是把山川看作有灵生命体。或者说,黄帝是怀着对山川这种生命体的景仰与敬畏态度来举行特定礼仪的。

黄帝之后,古典道教的杰出代表老子在《道德经》里将早先朴素的大生命认知赋予哲理内涵。该书第十六章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这段话的关键词有三个,一是“万物”,二是“作”,三是“命”,它们在句子中的排序体现了老子的大生命意识。在这里,所谓“万物”就是由“大道”生化而成的宇宙万物。作为一个全称概念,“万物”既包括人与动物,也包括了树木花草之类植物;延伸开来,“万物”也涵盖了日月星辰等,是一个具有无限包容性的概念。“作”是什么意思呢?在甲骨文里,“作”意为工匠用刀斧刻划,形成痕迹。其背后蕴涵着人的作为,而这种作为的形态特征就是运动。毋庸置疑,老子是站在万物平等的立场上来看待各种事物的。在老子心目中,人类以外诸事物也像人一样能够运作,因此是有生命的。万物的生命存在有两种形态,一是动,二是静。万物之动,以静为根,动极之后就要回归于静,这才体现了生命的本质。老子用了“复命”这个词组,明确表达了天下万物都是生命存在。他们兴起了,最终又回归了,万物就在这种动静转化过程中生生不息,这就是“命”。

老子之后,列子、庄子都大谈天地、天下、万物,例如《庄子》一书,“天地”出现了96次,“天下”出现了290次,“万物”出现了102次。此外,《庄子》一书还多次出现“四海”“宇宙”等大地域、大空间概念。由此可以发现,庄子及其后学把老子的宏观视野又加以扩展。《庄子》一书喜欢描述广阔的场景和巨大的生命体,例如《逍遥游》篇写鲲鹏。在《庄子》的想象世界里,一切事物都是活生生的,无论是河神、海神、山神,还是狂风、大雨,都有灵性、人格,甚至“混沌”这种象征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存在,被凿开七窍之后也会流血、死亡。庄子描写了“混沌”流血死亡,恰恰证明了它的生命张力,让我们看到了茫茫寰宇万物生息的千姿百态。

东汉之际,制度道教不仅继承了先秦古典道教

的“大生命观”,而且注意各种生命之间的密切联系。例如流行于当时的《太平经》卷四十八《三合相通诀》说:“元气与自然太和之气相通,并力同心。时恍恍未有形也,三气凝,共生天地。天地与中和相通,并力同心,共生万物。凡物与三光相通,并力同心,共照明天地。凡物五行刚柔与中和相通,并力同心,共成共万物。四时气阴阳与天地中和相通,并力同心,共生生天地之物利。孟仲季相通,并力同心,各共成一面。地高下平相通,并力同心,共出养天地之物。蠕动之属雄雌合,乃共生和相通,并力同心,以传其类。男女相通,并力同心,共生子。三人相通,并力同心,共治一家。君臣民相通,并力同心,共成一国。此皆本之元气自然天地授命。凡事悉皆三相通,乃道可成也。”^①《太平经》这段话有个叙说模式,这就是“三合相通”结构。按照“三合相通”理路,《太平经》构造了元气到天下家国、社会的化生系列,其间经历了诸多层级,每一个层级化生下一个层级,都是由于三合相通,因为相通而有感应,所以能够生化无穷。行文中,作者用了“并力同心”形容三物的密切关系。我们知道,“心”这个字在古代汉语中不仅具有器官的意义,而且具有思考的功能。《太平经》在每一个层级里,都出现“并力同心”,这就把元气、自然、太和之气、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以及其他众多事物都看成如人一样有形态、有禀性、能思考的智慧生命体。正是诸多生命体的相互连结,组成了大自然和谐有序的结构,所以天地万物才迸发出无穷的力量。

其次,立足于护佑生命平安的精神。

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道教思想主张虽然具有不同侧重点,但把天地万物看作彼此联系的生命存在,这却是一贯的。基于这种生命认识,道教的基本目标就是保护生命平安,进而夺天地之造化,升华人类个体的自我生命境界。

追溯起来,我们可以看到,早在《道德经》里已经有安养天地生命的思想意识。例如第三十五章说:

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所谓“执大象”就是信仰大道、奉行大道、固守大道。“天下往”是说圣者奉行大道,天下万物都归往于大道。不仅归往,而且不会受到伤害。显然,老子《道德经》不仅具有保护人类生命的意识,而且把保

护的范围延伸到了人类以外的诸多生命存在。

老子《道德经》这种护养生命安全的意识,在其他道教经典里也可以得到佐证。例如《黄帝阴符经》说:

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也。三盗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时,百骸理。动其机,万化安。^②

《黄帝阴符经》用了“盗”“宜”“安”三个关键词来阐述天地、万物与人的相互关系,以及人在处理相互关系过程中所应有的方式、结果。《黄帝阴符经》看到,人的生存环境是多种事物构成的广袤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天地、人、万物互相汲取物质滋养与能量,以维持其存在和发展。在《黄帝阴符经》看来,天地、人类、万物相互汲取物质滋养的时候必须遵循“宜”的原则,这就是适度,恰到好处,不可过分,惟有如此,才能保证“万化安”。所谓“万化”就是天地间各种存在物的演化,既包括演化的过程,也包括演化的结果。不论是过程还是结果,都必须达到“安”的要求。由此看来,《黄帝阴符经》也具有深邃的大生命安全的思想观念。

与《黄帝阴符经》“万化安”精神旨趣相一致的是《太平经》所倡导的“长安”法度。该书卷四十五《起土出书诀》:

夫人命乃在天地,欲安者,乃当先安其天地,然后可得长安也。^③

《太平经》指出:人命存在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命存在的环境。其所谓“人命”既指人的个体生命,也指人类的整体生命。不论是个体生命还是整体生命,都是以天地环境为依托的,没有天地这个大环境,人的个体生命与整体生命便无从着落了。由此看来,天地与人构成了一个系统,即大生命系统。所以,当“天地”与“安”字组合起来的时候,也就有“大生命系统安全”的思想意涵包括其中了。

将上面两个层次归结起来,那就是:从原初道教到古典道教,到制度道教,虽然对自然、社会与人类的认知深刻程度不同,但都具有大生命观念。在生活与修行体验过程中,道教认识到了个体生命要平安,就必须同时保护环境的平安,而环境的各种组合物也具有生命的意义,所以追求人类个体生命与环境平安,这也就是养护大生命系统的整体平安。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把原初道教、古典道

① 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48—149页。

② 李筌:《黄帝阴符经疏》卷中,《道藏》第2册,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版,第740—741页。以下凡引用《道藏》均同此版本。

③ 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24页。

教、制度道教统称为“生命道教”。

三 生命道教义理体系在当代社会的作用

从延年益寿、羽化登仙的基本追求出发,生命道教把人类与生存环境都看作生命,从而形成大生命系统理论。基于修行目标,生命道教形成了具有深刻内涵的义理体系,也就是维护生命、保养生命、升华生命境界的教义教理体系。

(一) 五字真言

如果说,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仁、义、礼、智、信”五常,那么生命道教的核心价值规则可以概括为“道、德、善、静、安”,这就是“五字真言”。

1. 道:生命道教之根基

生命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如果进一步追问,就必然提出生命本元的问题。遵循“观天道以推人事”的认知路向,生命道教提出了“道”作为生命本元,也就是宇宙万物发生与存在的本元。

“道”的最初意涵是“道路”,后来被赋予生命哲学的理趣。按照生命道教的观点,“道”虽然无声无息,却是万物化生的本根,万古长存。“道”涵盖着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人类自己组织的社会,以及尚未被人类认知的任何界别,任何领域^①。而所有这些被认识的和尚未被认知的领域都生发于“道”,并受“道”所支配,依凭“道”而运动、发展和变化着。“道”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可以通过特殊的修持程序而感受到,例如斋醮科仪、存想、内丹修炼等方式都可以感受“道”的恍惚状态,达到与“大道”感通的效果。

2. 德:生命道教之能量

《道德经》说:“道生之,德畜之。”有道必有德。道因德显,德为道存。从字源上看,“德”本来表示凭借眼睛的巫术灵力来进行厌服的行为。后来,生命道教将“德”提升为“道”所具有的特殊能量。照生命道教的看法,“道”因为有“德”才能够辅助万物生生不息。正如母亲生儿育女,需要养分一样,“德”就是生育万物的滋养。从人类生存的立场看,“德”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规范,它不仅是社会正常运转的原则,也是个人养性修真的必须。所以,“以德养生”就是返朴归真、健康长寿之大本。

3. 善:生命道教之方向

如何达到“真”的精神境界呢?生命道教进一步

提出了“善”的理念。《道德经》第八章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按照老子《道德经》的看法,最好的品德应该像水一样。水滋润万物,使万物生长,而不去争名、争利,水总是处在最让人厌恶的地方,这就是“善”。

老子“上善”的理念成为生命道教文化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之一,后来的道教学者以老子“上善”精神为基础,阐述其思想,都是围绕“处下、利物、不争”展开的。“处下”意味着谦卑,“利物”意味着奉献,“不争”意味着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这一切,总合起来就是“善功”,即以善为心,行善为法,至善成功,功成身退,复归于朴。

4. 静:生命道教之法门

生命道教的“善功”论又与“静”的精神相联系。老子《道德经》第三十七章说:“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老子关于“静”的论述乃兼有两层意涵:一方面,“静”由“不欲”产生,“不欲”就是去除内心杂念欲望,由此而达到的“静”即纯洁;另一方面,“天下将自定”意味着天下社会安定,老百姓安居乐业。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五章谓:“清静为天下正。”这把“清”与“静”联系起来,进一步佐证了古典道教讲的“静”是包含了纯洁与宁静两种意涵。

老子的“清静”论说在制度道教中得到了全面发挥。相传出于葛玄之手的《清静经》谓:“夫道者,有清有浊,有动有静;天清地浊,天动地静;男清女浊,男动女静。降本流末,而生万物。清者,浊之源;静者,动之基。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这段话从“道体”的特征入手阐述清静理念。在《清静经》看来,“道”是阴阳协调的整体,体现为现象界,便有清浊、动静、本末的对应。不过,相对而言,“清静”二字是最为根本的,所以人的生活应该保持清静状态,这样天地也就归于大定了。

5. 安:生命道教之目标

本文此前在论述“生命道教”命题之所以成立时,已经引述了《道德经》《黄帝阴符经》与《太平经》关于维护生命及其环境平安的论说。事实上,整个道教思想体系处处都充满了“平安”的意识。由于个体生命的存在与小环境、大环境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道教进行生命体验和修行,必定要追求平安,包括个人平安、家庭平安、社会平安、自然平安。这种思想首先来源于《易经》的“泰卦”。该卦之象,下为干,三阳上升,上为坤,三阴下降;阴阳二气,流通交

^① 詹石窗:《大道的圆通和谐旨趣》,《老子学刊》第三辑,武汉:长江出版社,2012年,第87—93页。

感而成和,故谓之“泰”。既然阴阳交合,当然也就平安吉祥。《易经》这种安泰的思想对道教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翻开道教的典籍,可以感受到强烈的平安意识。如《元始说先天道德经》第五章即称:“恍恍惚惚,万物之鬼宅。道行真化,杳冥之灵室。虚无至大,元居道安。”^①这段话的关键是“元居道安”四个字,作者将“道”与“安”联结起来,形成“道安”的短语,其意涵可从两个途径来理解:一是说“道”是“安”的;二是说“道”可以“安”。不论是哪一种情况,都表明“安”离不开“道”,因“道”而“安”,用“道”以“安”。从这种情况看,生命道教也可以径直称作平安道教。

(二)十六信条

除了“五字真言”之外,生命道教体系中还有许多思想原则。经过一番揣摩,笔者把它们提炼出来,称为“十六信条”:

尊道贵德,和谐大通;善恶感应,累积阴功;
上善若水,海纳宽容;敬畏生命,大爱齐同;
护国安民,辅助黎众;孝慈为本,修持守中;
见素抱朴,静养灵空;知足常乐,合真美宏。

这“十六信条”,有的出自道教经典的原文,有的则是根据道教经典的类似表述,经过加工、概括出来的。表面看起来,“十六信条”中也出现了“道、德、善、静、安”这五个字,但绝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一种展开和细化。

“十六信条”作为一个义理体系,有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前六条,侧重于自然哲学,中四条侧重于社会哲学,后六条侧重于心灵哲学。

以上的“五字真言”与“十六信条”对于当代社会是有特殊补益作用的。这种作用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提供了身国共治的理路。

现代治理,主要是从政治学角度入手来考虑国家的体制、组织结构、法令法规等社会管理模式的建立与完善等,更多地立足于客体的思考与建制。相比之下,道教从一开始就是从生命入手来考虑问题。遵循天人相应的理念,道教把人体比作国家,反过来又把国家看作人体。君主对应于人的心脏,大臣对应于人的肝脏,辅佐之官对应于人体的肺脏,特使对

应于人体的脾脏等。当这种对应建立起来,无论是治身还是治世,都贯彻道、德、善、静、安“五字真言”和“十六信条”。这对于当代社会的个体生命维护与国家消除社会疾病、精神疾病,保持旺盛态势都具有很好的启迪意义。

第二,彰显了性命双修的法度。

“性命双修”是道教独有的修养法度。所谓“性”,从“生”,本像地上长出的树木,后来用以指本性、思想、秉性、性格、精神等。“命”原出于“令”,像一个人跪在地上,接受上天给予的能量。后来加上“口”字,象征与天神感通,获取物质能量;引申之,则为生命能量。早在《周易》里便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说法,将性命问题联通起来思考。道教沿着《周易》的思路,对性命问题进行扩展性探索。从疾病的疗治与生命健康角度看^②,贯彻“五字真言”和“十六信条”都是性命双修的基本要求。近年来,我们提出了健康中国的口号和目标。如何健康?这是需要针对社会情况采取具体措施的。因此,我们从性命双修角度看“五字真言”和“十六信条”,再反过来看性命双修,立足于当代社会需求,就会发现其现实价值了。

第三,强调了养护环境的工夫。

在道教看来,生命是特别神圣的,而生命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也同样是神圣的。以“五字真言”和“十六信条”来看待环境,就愈发感到保护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就是保护个体生命,给个体生命的延续、繁衍创造条件。过去几十年,我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但也造成了环境破坏。今天,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包括了环境的治理。如何保护环境,这得从人类个体的认知与观念着手,而道教具有的“五字真言”与“十六信条”是要让人在生活中有所遵循,形成行动的章法,这种章法从修行角度看,就是工夫。具体来说,如“大爱齐同”就是发爱心于生存环境,像爱自己那样爱护周边的生存环境,譬如作为志愿者积极参与保护环境的工作,这就是一种具体的工夫。当一个人内心中充满对周边环境的爱,从而激发出具体行动时就是在行工夫,有了结果“工夫”就变成了“功夫”,累积了善德阴功,个人得到社会赞赏,而整个社会与自然环境就形成了和谐有序的状态。

^① 李嘉谋:《元始天说先天道德经注解》卷五,《道藏》第1册第449页。

^② [日]蜂屋邦夫:《〈老子〉与心灵健康》,《老子学刊》第十辑,成都:巴蜀书社,2017年,第3—12页。